

● 社评

“兽药治愈晚期癌症”的迷信思维

▲《医师报》评论员 张广有

4月28日,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在今日头条上推送的《美国男子服用狗药治好癌症晚期:一周只花5美元》在很多肿瘤患者的朋友圈疯传。文章描述了一个听起来不可思议的故事: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报道,一名美国男子 Joe Tippens 在晚期小细胞肺癌全身转移、生命仅剩3个多月时,尝试服用一种兽药,六周后,他身上的癌细胞奇迹消失了!

兽药治好癌症晚期,一周只花5美元,6周消灭癌细胞!这样的噱头让无数的患者和媒体疯狂,笔者第一时间进行了查证,发现存在诸多疑点,其实质上不过是外国版的“偏方治大病”。截止发稿前,



肺癌患者 Joe Tippens 向媒体讲述他的治疗经历

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已经删稿,但文章仍在网络广为流传。

看来,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肿瘤患者,在正规治疗受挫或无法解决其痛苦时,其心态和做法是一致的,容易寄希望于未经科学验证的“抗癌偏方”“替代疗法”。然而,

2017年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为我们揭开了血淋淋的事实:“用替代疗法治疗的癌症患者死得更快!”研究中,281名乳腺癌、肺癌、大肠癌等早期癌症患者,他们拒绝了治疗效果应该很好的标准治疗(手术,化疗和/或放疗),完全靠一些替代疗法来治

疗。这些患者的整体5年死亡率是接受标准治疗的同类患者的2.5倍。研究负责人 Dr. Skyler B. Johnson 强调:“这些替代疗法的疗效并没有得到验证,用它们取代标准治疗,浪费了最宝贵的最佳治疗时间,让那些原本可以被遏制被消灭的癌症生长、壮大、转移,变成了无药可救的晚期癌症。”

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,选择未经科学验证的“偏方”或所谓“替代疗法”,只会让癌症患者死亡的风险成倍增加。因此,对于媒体和癌症患者来说,在抗癌的生死保卫战中,我们还是要选择科学为武器,医生为队友,才有希望绝处逢生,笑到最后。

回音壁

《五四青年节|青年医师,你所有的困惑,这里都有答案》

◎ 心智觉知 如何更深入地、更真切地去了解青年医师的需求,如何更好地为他们减负,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,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只有这样,青年医师们才会义无反顾、全身心投入他们热爱的工作中。

《重口味的中国人究竟吃了多少盐? 柳叶刀揭晓中国人餐桌上的“头号杀手”》

◎ 李鹏刚 新疆胸科 感觉新疆的统计数据不准,不该归入口味清淡的省份。我在新疆生活,新疆这里的口味很重,农牧民喝奶茶都要放盐,高血压发病率很高、很严重,食盐摄入量绝不不止9.9克。

海潮随笔③

从理想到现实 给自己一个交代

▲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 李海潮

前段时间“出走半生,我们与燕园的距离”在朋友圈中传播,从毕业那一刻起,我们与燕园的距离在时空的意义上不断拉远。在燕园求学时的雄心壮志遇到不曾料到的挫折,从预设的精英人生跌落到平凡的普通一兵,挣扎在理想和现实之间,悲叹“我总是对自己不能交代”。

校园是一座象牙塔,里面洋溢着超乎于现实社会之上的理想主义,这本身就是大学的重要特征。大学的理想主义为未来社会的发展设立了更高的目标,那是高于现实的、更加美好的社会发展的方向。大学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仿佛就是美好童年,那里是理想主义者的天堂,是每一个从那里成长起来的人的精神家园,那里开启了可以持续一生的纯真情谊,那里始终有为真理而探索

的人们。当面对不堪现实的时候,大学的经历能够温暖和治愈内心的伤痛。

正是大学所塑造的理想让我们拥有了改变社会、奋发有为的动力,因为我们心目中有了更为理想社会的大致模样。走出校门,我们从学生变成社会的参与者和改造者,需要用自己的行动去为这个时代变得更好尽一份力,这是社会责任和担当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同样在成长,但是这种成长不同于大学阶段在一个象限内的有序发展,那时,我们所渴望的,是绝对高度的不断增加。而在社会这所大学里,我们所渴望的能力绝对增加受到外部条件的限制,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绝对高度。但是,就像对成长中树苗的修剪,虽然高度不符合我们的预期,不知不觉中,

我们增加了厚度,我们的枝干变得粗壮,我们慢慢地结出了果实。

在临床医生培训中有两个重要的能力,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认证委员会的胜任力模型对此作了准确的描述:“基于实践的学习和提高”和“基于系统的实践”。前者是在讲“学以致用”的道理,在临床实践中,你所有的学习几乎都是围绕着临床问题的解决来进行的,你不再是坐在教室和图书馆里,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,不断丰富和提升自己的个人学识和修养。你最重要的成长是你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、技能和能力,也许你并没有亮眼的新发明或新创造,那种你渴望中的高度。但是,日益扎实的基本功和不断增长的见识和能力,使得你成为一个了可以解

决很多问题的厉害角色,一个名副其实的专业人士。后者则是在强调你要了解和适应你所在的体系,在给定的外部条件下,努力提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。而且,非常重要的一点是,你要更具有主人翁精神,要在自己的工作了解这个系统所存在的问题和缺陷,进而主动地完善它,这就是基于系统实践的本意。在这样的阶段,你不是活在真空中,也不是活在伊甸园里,你存在于真实的世界,你日益强大的能力赋予了你改变和提升现实的可能性。

有了这样看问题角度的转变,我们才更有可能坚定自己,不至于随波逐流。不以物喜、不以己悲。我们才有可能达成自己期待中的“出走半生,归来仍是少年”。我们也将认同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。

时事观澜

激光不能治愈近视,不提倡!

首先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理念,近视是眼睛的结构发生了改变,眼轴拉长眼球变成椭圆柱体。激光手术只是通过改变角膜的屈光性,把光线聚焦到视网膜上帮助患者看清,是一种矫正手段,但是不能改变近视眼轴拉长的解剖结构。激光手术也不提倡所有人都做,要到医院检查是否能做手术。这是最后的办法,不是我们提倡的。我们提倡的还是要积极的预防近视,得了近视早期的合理去防治和矫正。

——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防盲办主任胡爱莲

百万村医难找青年人的忧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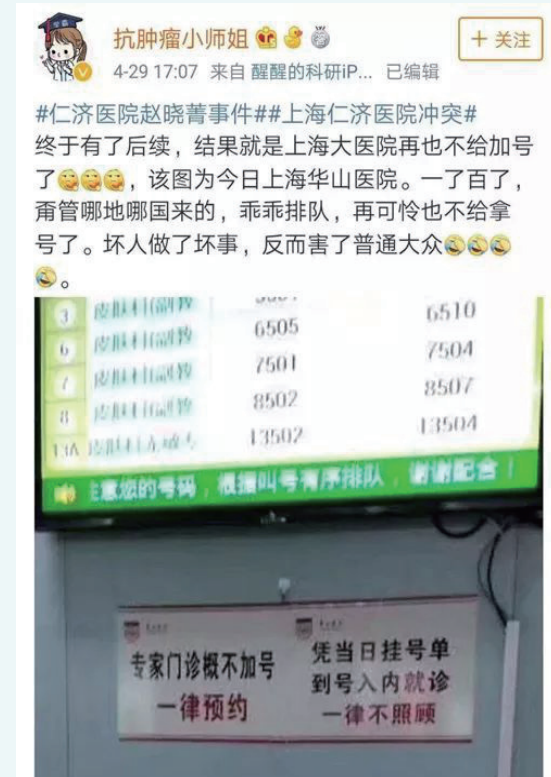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是“五四”运动一百周年,在“五四”青年节前夕,媒体请我找一位28岁以下的乡村医生,探讨关于青年乡村医生的话题,结果四处寻找,别说28岁以下了,连35岁以下的村医几乎都没有,45岁的都算年轻的。

分析发现,目前乡村医生生存环境不容乐观,没有像单位人一样的“五险一金”,甚至连劳动合同、基本工资、养老保险这些最基本的待遇都没有得到保障。待遇低、前景黯淡、看不到未来让这个群体在不断萎缩。

国家医改方向是强基层,但是相关政策和待遇都是到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为止,最底层的村级医疗机构很难分到一杯羹。这种状况多年来没有得到改观,以致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村医岗位,更不要说有青年村医愿意加入了。

——北京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刘立红

上海医院不再允许加号是谣言



4月29日,一位网友在微博发文称:终于有了后续,结果就是上海大医院再也不给加号了……一了百了,甭管哪地哪国来的,乖乖排队,再可怜也不给拿号了。坏人做了坏事,反而害了普通大众。

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宣传科科长陈勤奋回应称:该通知并非近期贴出来的,很早之前贴在皮肤科诊室门口,对于个别患者,医生还是会酌情加号。“医院为患者预留了充足的号源,但仍然有很多患者等在诊室门口,希望医生能够为其加号。但医生门诊任务非常重,来不及和每一位要求加号的患者解释,就在门口贴了一个这样的通知。”陈勤奋表示,“完全禁止加号可能性不大。”部分患者确实有当天就诊需求,医生还是要为患者病情考虑。同时,陈勤奋建议,患者最好还是预约挂号就诊为主。事情到此真相大白,故意煽动医患对立、带节奏的自媒体还是消停一会吧!